

汉代名物屏风的再认识

曾宪洲

江西科技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98

DOI:10.61369/HASS.2025070015

摘 要： 本文追溯汉代《尔雅·释宫》《释名·释宫室》《释名·释床帐》的原始语境，分疏“屏一扆一屏风”的名物谱系：以“屏”为宫室营造的位置，“扆”为主位背后的礼位倚庇，“屏风”为附属于宫室内部、以御风遮蔽为功用的可移动家具，且尤为强调屏与扆和屏风的区别及先后次序与附属关系。结合马王堆、定县、武威、南越王墓等实物与多地汉画屏风图像，关注到屏风的安置法则与厅堂、寝居、宴饮等使用场景空间密切相关；并对20篇研究进行功能统计，统计结果显示装饰、分隔、尊位和庇荫为高频功能。

关 键 词： 汉代；屏风；器用

A Re-understanding of the Famous Han Dynasty Screen (Ping Feng)

Zeng Xianzhou

Jiangx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Nanchang, Jiangxi 330098

Abstract： This paper traces the original context of the Han Dynasty works "Er Ya · Shi Gong", "Shi Ming · Shi Gong Shi", and "Shi Ming · Shi Chuang Zhang", and elaborates on the genealogy of the name "Ping – Yi – Ping Feng": The "Ping" was used as the position for the palace construction, "Yi" as the main position to support the ceremonial position behind it, and the "Ping Feng" was a movable piece of furniture attached to the interior of the palace for the purpose of shielding from the wind. Special emphasis was placed o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Ping, Yi, Ping Feng, as well as their sequential and subordinate relationships. Combining the physical objects such as Mawangdui, Dingxian, Wuwei, and the tombs of the Nanyue Kings with the images of Han paintings on screens in many places, it is noted that the placement rules of Ping Feng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usage scenarios and spaces such as halls, bedrooms, and banquets. A functional statistics was conducted on 20 studies. The statistical results showed that decoration, separation, positioning and shade were the high-frequency functions.

Keywords： Han dynasty; screen (Ping Feng); utensil

一、屏风之名

何为“屏风”？此问题看似浅近，实则牵连名物学、建筑与家具史、技术与艺术史以及图像学等多重维度。近人回应此问者多循清训诂学家的集注之说，刘熙《释名》云：“屏风，言可以屏障风也。”王启原注曰：“经典或言屏，或言树，无言屏风者。郑（玄）注《礼》则屡举若今屏风”^[1]。王启原的注释尤为需要重视，在古人看来“屏”不等同于“屏风”，此在近人的屏风研究当中特别容易混淆。

在古代文献中，“屏风”之名并不专指器具，所指有三：其一，指室内陈设之挡风或遮蔽之器，如《史记·孟尝君列传》“孟尝君待客坐语，而屏风后常有侍史，主记君所与客语，问亲戚居处”^[2]；其二，为本草名，《楚辞·招魂》“紫茎屏风，文缘波些”，注谓“屏风，水葵也”^[3]；其三，为药草别名，《本草纲目·草部》载药草“防风”，释名亦有“屏风”等别称^[4]。本文所论，范围限定于屏蔽器屏风，即室内用以御蔽障、分隔围合、承载图像的界

面性器物，参见英文“Screen”的屏幕、屏障、屏风词义。本文还试图追溯其被广泛使用的最早阶段，尽量避免后世赋义对先秦两汉语境的反向干扰。

“屏风”的古义分殊，使“名以定器”的第一步须回到两汉的语境来看其类属。就类属而言，《尔雅》并未在“释器第六”（筮豆、农具、渔具、筑具等日用器物）中载“屏风”，而将相关词汇置于“释宫第五”的宫室范畴之中。其要语曰：“宫谓之室，室谓之宫。牖户之间谓之扆，其内谓之家。东西墙谓之序。两阶之间谓之阼。中庭之左右谓之位。门屏之间谓之宁。屏谓之树。”^[5]此即以“扆”“屏”为位置而非纯器类的证据。今人或据“树”由“树立”义引申为门内照壁或影壁，所以就衍生出“屏就是照壁”的解释。另有《尔雅》版本注谓“屏音并”，许慎《说文》：“屏，从并声”^[6]，与“并风（屏风）”相通。长沙马王堆汉墓发掘中，漆画屏风实物与简牍并出，简文见“木五采（彩）画并（屏）风一”字样与“木五采画并（屏）风”^[7]，而不作“画并（屏）”，尤足资旁证。

基金资助：江西科技学院人文社会科学项目“汉代视觉艺术的‘屏风’母题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RW2125）。

较《尔雅》为晚的《释名》，在“释宫室”中言“屏，自障也”，于“释床帐”中特出“屏风，屏其风也”，遂使“屏”（广义遮蔽界面）与“屏风”（以风为对象之用功显义）在语义上进行了分判。至若“扆，倚也”，则专指主位背后之遮障，其性质在“位”的昭示，而非只为御风^[8]。后世文献“黼扆、斧扆、凤扆”之组词频见，所显示出“扆”与纹章、主位制度的联结远远强于日用之“屏”。又据一说，“屏风”之名或始见《燕丹子》“八尺

屏风，可度而越”。宋人所见本中“屏”在“扆”前，说明从“宫室位置名”到“室内用具名”的语义迁移，早已在秦汉之际发生并行不悖。

本文将以文字表格方式呈现《尔雅》与《释名》中“宫室”“床帐”类属下的术语对应，并突出“屏（宫室位置名）”与“屏风（室内用具名）”的区别。

表1 基于《尔雅》《释名》的类属、名称与器用示意：屏—扆—屏风

来源（文献）	类属（篇目）	术语	位置/归属（宫室内部）	器态（可移动性）	要点/原注关键词
《尔雅》	宫室类	扆	“牖户之间谓之扆”，主位背后	宫室位置名，不可移动	与位次绑定，背展示尊
《尔雅》	宫室类	屏	“门屏之间谓之宁；屏谓之树（照壁）”，当户而立	宫室位置名，不可移动	位置/构件属性强于器具属性
《释名》	宫室类（释宫室）	屏	宫室内部之遮蔽界面	宫室位置名，不可移动	“自障也”——以遮蔽为义核
《释名》	床帐类（释床帐）	扆	主位之后，可依倚，宫室内部安设	宫室位置名或室内用具名，可移动	“在后所依倚也”——位次标识
《释名》	床帐类（释床帐）	屏风	附属于宫室内部，随场景布置（厅堂/寝居）	室内用具名，可移动	“屏其风也”——以风为对象之用功

综上所述，屏风之名始于汉世无可争议，但据宫室至扆、屏，再至屏风的次序不可混淆。“屏”为宫室固定位置名，标举遮蔽、限隔之界面；“扆”则与主位绑定，属礼制象征之物，一般属宫室位置名，可移动；“屏风”在“屏”的语义基础上，凸显御风、遮蔽的对象化与可移动性，是室内用具名。

二、屏风其物

若以“物”观之，屏风究竟为何物？学界有的称家具，有的归属于陈设器，或曰礼器，众说纷纭。关键在于“器类”之界定标准。家具为“家用器具”的认识古已有之，《齐民要术》言“凡为家具者，前件木皆所宜种”，可见其材本于日用之需。就词源学言，学者李敏秀比较欧洲诸语相近词而追溯至拉丁语 mobilis（可移动之意），据《辞源》“家用之器具”二义，概括家具之基本特征为：其一，为装备、设施与器具；其二，与日常生活/工作的密切关联；其三，为材料加工后的独立产品，反映时代物质与经济水平；其四，内含精神文化信息，关涉生活态度与审美情趣^[9]。若据李氏研究汇集的此四条目来看，屏风明显不出此“家具”范围：其可移动、可围合，直指室内生活与礼仪所需，且以材饰与图像承载精神信息。

自汉世流传，经各朝代发展的屏风榻、重屏等家具形式逐渐成熟，延续至明清的木工营造经验进一步明确印证了屏风的家具属性。《鲁班经·卷四》“家具的制作”首分“家具的尺度”为“屏风式、围屏式、牙轿式”等^[10]；又于“小型器具的制作样式”“室内小型构件的样式”下别列诸式，足见屏风在大木作家具体系中自成门类^[11]。由此可作判断：就制作与安置逻辑言，屏风属于室内陈设之大木作家具，构成了自汉代以来“宫室一家一屏（蔽也）一床帐一屏风”的完整线索。

考古与图像材料为“屏风其物”的讨论提供了时间与空间上的坚实基础，材料颇为丰富。以现有资料来看，屏风被广泛使用的最早阶段在汉代：长沙马王堆一号、三号墓漆画屏风，河北定

县43号墓玉座屏，洛阳涧西七里河东汉墓陶屏风，甘肃武威旱滩坡东汉墓彩绘木架屏风，淮阳北关1号汉墓石屏风，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屏风构件，皆为实物或构件的直接证据；辽阳棒台子屯、三道壕诸壁画墓，山东安丘韩家王封村、昌梨水库墓群，河南密县打虎亭一号墓，浙江海宁、江苏新沂画像石墓，彭城缪宇墓，洛阳朱村、西安曲江翠竹园诸壁画墓，以及山东嘉祥武氏祠、金乡朱鲋石室等处的图像材料，则在场景层面呈现“座—几—扆或屏”与“床或榻—屏”的复合构图^[12]。

与其从“禹制屏”“周天子负扆”的神话或礼制溯源，倒不如以汉代的这一最为合适的时期作为讨论的起点，在这个起点上器类、类型和场景三者契合度最高。由实物与图像的并证可知，屏风其物多为联扇、木骨、漆饰、帛绢裱糊之制，因可折展、可移位而能应对厅堂、寝居、宴饮等不同空间节点；其与“扆”的差异在于，前者以日用与场景调度见长，后者以礼位象征为先^[13]。



图2 广州南越王墓出土屏风（复原件）现藏于南越王博物院

屏风其用

屏风其物在汉代多为木胎髹漆，绘有花纹装饰，为究其用，本文以20篇中文研究为样本，覆盖考古个案、图像研究、建筑空间营造、技术材料与综合设计研究，对汉代屏风之功能进行要素化归纳。编码原则：对每篇文献按12项功能要素作“是否涉及”的勾选（勾选符号为“√”），同一文献可对应多项功能，统计仅作分布性归纳。12项功能以“GN”标示：GN1 庇荫/遮

蔽, GN2分隔/围合, GN3尊位/礼制, GN4教化/伦理, GN5装饰/美化, GN6媒介/图像载体, GN7私密/视听控制, GN8空间导引/动线, GN9床榻组合中心, GN10象征/明器/灵位, GN11工艺/材料技术, GN12现代转用/应用。据此得到的频次排序(20篇): 装饰/美化90% > 分隔/围合85% > 尊位/礼制80% > 庇荫/遮蔽75% > 教化/伦理=工艺/材料70% > 媒介/图像载体=空间导引65% > 私密/视听=象征/明器55% > 床榻组合40% > 现代转用35%。就“日用一空间”属性言, 挡风、遮蔽视线、柔性分隔与导向动线, 是屏风进入室内系统的基本理由; 就

“礼一观看”属性言^[14], 文献普遍承认屏风与“主位—背衬—朝向”的共构关系, 围屏对主位的“凹形围合”与“床/榻一屏”的中心化布局最具代表性; 就“图像—德性”属性言, 屏风不仅“美化”空间, 且高频承载图像与文字, 使伦理题材(如列女、孝子)与日用器物“同体化”, 从而以图像工艺构筑“尊屋”的视觉秩序^[15]。

为便于检阅, 现根据样本文献列表如下(表2为统计表, 文献署名与对应功能勾选保持原貌)。

表2 汉代屏风功能分类研究统计表(GN1-GN12)

作者	GN1	GN2	GN3	GN4	GN5	GN6	GN7	GN8	GN9	GN10	GN11	GN12
毕雪丽 ^[13]	✓	✓			✓		✓	✓	✓		✓	
聂菲 ^[14]	✓	✓	✓	✓	✓	✓	✓	✓	✓		✓	
王果 ^[15]	✓	✓	✓	✓	✓	✓			✓		✓	
曾宪洲		✓	✓	✓	✓	✓		✓	✓	✓		
杨爱国 ^[16]		✓	✓	✓	✓	✓		✓	✓	✓	✓	
信佳敏 ^[17]		✓	✓	✓	✓	✓		✓		✓		
李清泉 ^[18]			✓	✓	✓					✓	✓	
李洋 ^[19]	✓	✓					✓	✓				
周耀 ^[20]	✓	✓	✓	✓	✓	✓	✓	✓	✓	✓	✓	✓
高云 ^[21]	✓	✓	✓		✓		✓	✓				✓
易水 ^[22]	✓	✓	✓	✓	✓	✓				✓	✓	✓
张伟 ^[23]	✓		✓		✓					✓	✓	
周彦丽 ^[24]	✓	✓			✓		✓	✓				✓
胡德生 ^[25]	✓	✓	✓	✓	✓	✓	✓			✓	✓	
邵晓峰 ^[26]				✓	✓	✓						
陈宇 ^[27]	✓	✓	✓	✓	✓	✓	✓	✓	✓	✓	✓	✓
葛晓伟 ^[28]	✓	✓	✓	✓	✓	✓				✓	✓	
郭慧敏 ^[29]	✓	✓	✓	✓	✓	✓	✓	✓		✓	✓	✓
周耀 ^[30]	✓	✓	✓	✓	✓	✓	✓	✓			✓	✓
翟睿 ^[31]	✓	✓	✓				✓	✓	✓		✓	

上述分布并不意味着简单的“功能清单”, 而应理解为通过文献与考古资料置于汉代真实使用情境中的复合作用。在宫室, 屏风以联扇围合与背衬成景, 完成能与礼位的双重组织; 在寝居, 屏风与床/榻复合^[16], 形成围护与尺度的局部空间; 在宴饮与朝谒图式中, 屏风参与“谁可以被看、从何处看、看多少”的观看秩序, 从而把“用”提升为一种可被调度、可被识读的室内制度。这也解释了为何《尔雅》偏重其空间属性, 《释名》偏重其功用属性; 二者并非相互矛盾, 而是在“用之成制”的层面彼此嵌合^[17]。

需要指出的是, 统计结果显示屏风的装饰、分隔、尊位和庇荫为高频功能, 这些并非孤立功能, 而在具体情境中往往复合呈现: 其一, 在厅堂, 联扇围合与背衬成景, 使功能与礼位双重组织; 其二, 在寝居, “床/榻一屏”的组合形成尺度明确的局部空间; 其三, 在宴饮与朝谒图式^[18], 屏风参与“谁被观看、从何观看、观看几何”的秩序安排, 使“用”上升为可被调度与识读

的室内制度。由此亦可理解《尔雅》偏重空间属性、《释名》凸显功用对象, 两者并不矛盾, 而在“用之成制”的层面彼此嵌合。

“屏”为名得其类, “扆”为位显其尊, “屏风”为器成其用, 最终在制度层面会通^[19]。

三、小结

古人立名以定器, 定器以成用, 全文由“名”“物(器)”“用”三端互证而成。厘清“屏”为官室位置, “扆”为主位背衬之礼位, “屏风”为御风遮蔽且可移之室内器具^[20]。结合马王堆、定县、武威、南越王墓等实物与汉画图像, 证明屏风在厅堂、寝居、宴饮等场景中, 以围合分隔、背衬尊位、庇荫遮蔽与图像承载复合作用, 最终由“名、器、用”上升为可调度、可识读的具备特殊属性的屏风^[21]。

参考文献

[1](东汉)刘熙撰,(清)毕沅疏证,王先谦补,祝敏徹、孙玉文点校:《释名疏证补》,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00页。

- [2]《二十四史》编委会编：《二十四史》第二册，北京：线装书局，2014年第8月，第1450页。
- [3](宋)洪兴祖补注：《楚辞》，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4月，第438页。
- [4](明)李时珍著，朱斐等译注：《本草纲目》，南昌：21世纪出版社，2014年，第59页。
- [5]管锡华译注：《尔雅》，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7月，第341、349页。
- [6](晋)郭璞注：《尔雅》，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2月，第31页。
- [7]陈松长编：《马王堆简帛文字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6月。
- [8](汉)刘熙撰：《释名》，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4月，第87页。
- [9]李敏秀：《中西家具文化比较研究》，南京林业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第7-8页。
- [10](明)午荣汇编，易金木译注：《鲁班经》，北京：华文出版社，2007年。
- [11]王世襄：《〈鲁班经匠家镜〉家具条款初释》，《故宫博物院院刊》1980年第3期。
- [12]曾宪洲：《汉画屏风图像论》，西安美术学院硕士论文，2019年。
- [13]毕雪丽、冯雨：《汉代屏蔽类家具的分类与特征研究》，《居舍》2025年第26期。
- [14]聂菲：《汉代屏风及其相关陈设问题的探讨》，《黄河·黄土·黄种人》2022年第4期。
- [15]王果：《汉代屏风艺术》，《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 [16]杨爱国：《汉墓中的屏风》，《文物》2016年第3期。
- [17]信佳敏：《汉唐时期墓室壁画中的屏风图象研究》，中央美术学院学位论文，2010年。
- [18]李清泉、杨文萱：《黄泉下的三维屏风》，《美术学报》2019年第5期。
- [19]李洋：《基于设计史的中国古代室内空间限定原理研究——分隔与围合》，《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14年第1期。
- [20]周耀、王美丹：《论屏风在中国古代室内中的作用》，《家具与室内装饰》2019年第6期。
- [21]高云：《论屏风在中国古代与现代室内空间中所起的作用》，《美术大观》2012年第10期。
- [22]易水：《漫话屏风——家具谈往之一》，《文物》1979年第11期。
- [23]张伟、徐涛涛：《屏风制作材料的演变与文化内涵变迁》，《林产工业》2021年第8期。
- [24]周彦丽、宋刚胜：《浅析屏风在室内空间环境中的应用》，《美术界》2013年第12期。
- [25]胡德生：《中国古代的屏风》，《寻根》1998年第1期。
- [26]邵晓峰：《中国传统家具和绘画的关系研究》，南京林业大学学位论文，2005年。
- [27]陈宇：《中国古代家具中屏风的功能性探微》，《武夷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
- [28]葛晓伟：《中国古代屏风的嬗变及其文化内涵》，《家具》2017年第5期。
- [29]郭慧敏：《中国古代屏风功能演变探究》，《中国生漆》2021年第3期。
- [30]周耀、李文彪：《屏风文化在室内空间的发展演变及其应用研究》，《家具与室内装饰》2021年第7期。
- [31]翟睿：《中国秦汉时期室内空间营造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学位论文，2009年。